

斤车大道

第三次给老孙送刊物，我和他聊到了现在孩子们学习压力大，高考这条路竞争激烈的问题。老孙说，高考只是人生路上的一道坎，至于这道坎能不能过得去，其实在命里都写好了。

然后老孙给我讲了一位唐代儒生的故事。

唐朝的科举制度非常严格，几千人参加考试，最后只录取几十个人，那个时候穷人家的孩子唯一的翻身机会就是参加科举考试。

在这种极为激烈的竞争过程中，要么是那些家境好的、能请得起好的先生的儒生自然是能够占据优势，要么就是那种虽然家境贫寒，也请不起好的先生，但是自己脑袋瓜特别好使的儒生，这样的人也有很大的机会。

可赵柳这两样都不占，家里穷，脑子笨，还没别的出路，只能走科举这条路。

距离考试还有半年的时候，赵柳听说城南的城隍庙非常灵验，在那里祈求的愿望往往能够实现，于是赵柳去城隍庙上香，当天夜里就做了一个梦。



在梦里，赵柳梦到一间古香古色的屋子，正门大开，自己正在门口游荡。城隍站在门口，朝着赵柳招手说：「赵柳，快进来，你以后是我的门生，我有几句话要告诉你。」

赵柳连忙进屋，两个人刚刚坐好，仆人来报，说渠神来见。城隍给赵柳引见后，三人同坐。

坐定后，城隍与渠神交谈，声音如同蚊鸣，赵柳只隐隐约约得听清了几句话：「死在长安，中在汤溪，南山顽石，一活万年」。不一会儿，渠神告退，城隍让赵柳去送别，渠神走之前，低声问赵柳：「刚才我和城隍说的话，你听清了么？」赵柳说：「只听清了十六个字」，渠神说：「足够了，把这十六个记下来，你的命就在其中。」

赵柳回到屋中后，城隍又问了与渠神同样的问题，待赵柳回答后，也给出了渠神同样的告诫，然后城隍猛地一推，赵柳醒过来。

赵柳惊醒后，稍一回神，连忙把这十六个字记在纸上，第二天拿给身边的人看，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如何解释。

赵柳有个表弟，也要参加这一年考试，他表弟的父亲在长安有座院子，说想让赵柳与其表弟二人同去那里，安心备考。表弟找到赵柳商议出发时间的时候，赵柳连忙将自己梦到的十六个字告诉表弟，说梦中的神仙告诉自己「死在长安」，如果和自己一同去，恐怕会有不祥。

表弟听了以后哈哈大笑，说：「不必在意，神仙说的是『始在长安』，是富贵开始的地方，如果真是『死在长安』的话，怎么

还会有『中在汤溪』呢？」赵柳觉得表弟说的有道理，于是两个人就一起到了长安。

长安的那座院子不大，有两间小院，表弟说西院有些古怪，常年不住人，不如二人同住东院，赵柳不以为然，于是两个人一人一间小院，安心学习。

赵柳脑子笨，同一篇文章表弟一个时辰就能背完，他需要十个时辰，所以赵柳学习靠的都是笨功夫，除了晚上临睡前会在后花园里休息休息外，其余的时间都在学习。

这天夜里，赵柳自己喝了一点小酒，躺在躺椅上，吹着风，看着月亮，口里吟到「月明如水照楼台」，话音刚落，听到空中有人鼓掌大笑，说「『月明如水浸楼台』才好，用『照』字就显不出月色如水了」，赵柳连忙抬头看，发现有一位白衣白须白发的老头坐在梧桐树梢上，吓得赵柳扔下酒杯就往屋里跑。

白衣老头飘然落下，伸出扇子挡在赵柳面前，说「哎，小老弟，不必害怕」

赵柳两腿发软，「你，你是人是鬼？」

白衣老头大笑，「你可曾听说过有如此文雅的鬼？」

赵柳颤声说，「那，那敢问是哪路神仙？」

白衣老头摆摆手说，「别说了，我还是和你论论诗吧！」

赵柳看着他慈眉善目，和常人一样，慢慢地不再害怕，回过身来和白衣老头聊天，聊得非常投机，从此之后白衣老头夜夜都

来与赵柳聊天，两个人的交情越来越好。

在这期间，赵柳也问过老头的身世，老头说自己原本是前朝主管文书的大臣，因为善修养生之道，存活至今，对此赵柳深以为然。老头刻意嘱咐赵柳说，不要向他人告诉自己的存在，否则会对自己不利，赵柳也做了保证。

白衣老头确实是前朝文臣，他本来是黄帝时期的旧臣，黄帝死后，他无官无职，闲游天下，偶尔结交那些钻研长生的术士，像传说中的西王母他也拜访过，但真正彻底颠覆他的修道之路的是西汉的刘安，人称淮南王，据说刘安召集了当时全天下最有名的术士，练成了不老丹，吃了以后羽化升仙，而有一些洒落在园中的药渣被鸡犬吃后，也都得道升天，即所谓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」。

刘安在羽化升天之前留下了一部《淮南鸿烈》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外篇，内篇被白衣老头拿走了，里面记述的是炼丹和修道的内容。

其中炼丹的部分除了记述所需药材外还提到，如果想要炼丹成功还必须要多做善事，以积累自己的「正气」，只有「正气」足够多才能保炼丹炉不炸，炼成不老丹。

这样一来，炼丹与修道就融为了一体。

但是，长生不老，毕竟是有违天道，所以这「正气」并不是靠做寻常的善事就能积累起来的，而是要用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去救人才行，心肝脾胃肾肺，六个器官，救六条人命，才能够积满正气，练得不老丹。

而且救人必须是刚好碰上，决不能故意伤害他人再去救人，但这还没完。

每次救人后，救人者还要遭受雷劫，越往后雷劫越大。

几千年来，白衣老头已经救了五个人，渡过了五次雷劫，身体里只还剩一颗心，还差最后一次雷劫。

这次能够碰上赵柳，也算是缘分，老头已经游荡了三百多年，活的岁数越大，越找不到愿意说话的人，没想到与赵柳倒是很聊得来。

表弟家里的仆人几次碰到赵柳在夜里举着酒杯面对夜空，侃侃而谈，大惊失色，马上告诉了表弟。

表弟开始的时候并不相信，后来慢慢发现赵柳的面色确实不对，隐隐得有一股黑气笼罩在他脸上。于是在吃饭的时候问赵柳，赵兄，我看你最近面有鬼色，恐怕你梦中所记的『死在长安』将要成真啊！你最近可是碰到了什么怪事？」

赵柳本来想搪塞过去，但表弟一再追问，终于还是将白衣老头的事情说了出来。表弟一听大惊失色，说他所住的这个房间已经空了十几年，从来没有人住过，看来确实是有怪异之处，还请赵兄万万不要再与白衣老头交谈，否则恐怕会身遭不幸。

过了两日，二人一同吃饭的时候，表弟看到赵柳面上的阴气越来越重，知道其兄肯定是没有听从自己的劝告，于是暗暗去庙里求了镇鬼符来，交于赵柳。

「赵兄，我知道你对我说的话不以为然，这样好了，我手里拿的是我特意从庙里求来的驱鬼符，你暗地里将其贴在花园的墙壁上，若那位白衣老头没有任何反应，那自然是好，但如果真起到了效果，那不是帮你逃过了一劫？」

赵柳从表弟的手里接过驱鬼符，非常小，还没有半个手掌大，上面用红墨画着一些自己未曾见过的符号，应该是在墨里掺了大量的朱砂，整个符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。

赵柳手里拿着驱鬼符，琢磨着表弟说的话，觉得在理，反正这驱鬼符也不大，贴在墙上也不会特别醒目，于是吃完午饭就贴在了后花园的墙上。

当天夜里，赵柳依然和往常一样，提着一小壶酒，躺在躺椅上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等着白衣老头的出现。

月光如水，微风阵阵。白衣老头和往常一样来到了他的跟前笑着和他打招呼，突然间从老头背后的墙上射出一道光，穿透了老头的胸膛，老头冲着赵柳「噗」得吐出了一口黑血，那血腥臭无比，熏得赵柳阵阵干呕。

老头吐出一口血之后，身体软了下去，倒在地上后外形也慢慢的发生了变化，最后变成了如同猿猴一样的东西，但是身上的皮肤和深海里的鱼一样，有一层层的鳞片，在月光下闪闪发光，而且这只「猿猴」的头上有着极长的头发，那头发还在慢慢地蠕动，顺着赵柳的身体爬了上来，等爬到赵柳脸上以后，那头发想方设法得要爬到赵柳的嘴巴里、鼻孔里。赵柳吓得一声大叫，结果身子一空，趴到了地上。

原来是一个梦，赵柳还没从地上爬起来，就听到了一阵爽朗的大笑声，赵柳连忙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那白衣老头，手里还提着一把拂尘，想必刚才就是白衣老头用这拂尘将他给弄醒了。

赵柳看到是白衣老头后，下意识地往后躲，然后偷偷地看往墙上自己贴驱鬼符的位置，看到什么事情都没有后，心里稍微放松了一点，但还是不敢完全放松，问，「您今晚怎么来得晚呀？是有什么事情吗？」

白衣老头摸着胡子叹气道，「岁数大了，本来打算小睡一会，结果睡过头了，老朽到了以后一看，赵老弟你这也睡着了，你说巧不巧？」「哎，我说，你倒是赶紧从地上起来呀，光在地上坐着这算是怎么回事。」

赵柳又看了墙上的驱鬼符一眼，确定没事以后，从地上爬了起来，长出一口气。

当天夜里，赵柳依旧和白衣老头谈论诗文的做法，依旧是相谈甚欢。到了第二天，赵柳在吃饭的时候，告诉表弟说「贴上驱鬼符后，什么事情都没有，白衣老头没有任何异常。」

表弟嘴上应了过去，心里却暗暗骇然，「这白衣老头恐怕是有相当的道行，一般的驱鬼符已经奈何不了他，看来是要去拜访高僧大德，求得一个法力更强的灵符才行。」

虽然白衣老头没有任何异常，但是赵柳身上确是有了变化，赵柳脸上的黑气越来越重，自己平日里也开始感觉到身体不如以往，全身没有力气，稍微一动就觉得累，可即使这样，每当表

弟一暗示是白衣老头的缘故时，赵柳就表现得不屑一顾，完全不当回事。

表弟只能抓紧时间寻访高人，希望能够在赵柳出事之前保住他的性命。

赵柳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白衣老头也发现了他的异常。这天夜里，白衣老头对赵柳说，「赵老弟，老朽看你近日来脸色一直不好，你身体可是感到异常？」

赵柳一开始还推脱「哪里的事，我身体好得很」，白衣老头继续说，「哎，赵老弟，你不要和我讲客套话，老朽看你脸色就是不对，刚好老朽也略通点医术，让我来替你把把脉」，赵柳稍一推辞，也就接受了。

白衣老头为赵柳把脉后，大惊失色，说道「赵老弟，幸亏我今晚问了你，否则明晚我也许就见不到你了」，赵柳身子一抖，连忙问「此话怎讲？」，白衣老头说，「你的体内处处布满了阴气，尤以心房最重，阴气几乎将心房包了起来，照这样下去，恐怕赵老弟你活不过两日。」

赵柳大惊失色，跪倒在白衣老头面前说，「那这可有解救之法？」白衣老头沉思片刻后，捻着胡子说，「解救之法倒是有，两件事，第一件事，你明日正午时分找人将你的床底挖开，下面一定有东西，将那挖出来的东西烧掉，这病可除一半，然后沐浴更衣，明天晚上我带副药给你，你的病可以尽除」。「另外，这件事切勿让他人知道，免得旁生枝节，切记切记。」

刚好第二天表弟不在。正午时分，赵柳找了几个下人，把床底刨了开来，挖了约有一人深的时候，果然挖出了东西，是一口通身血红的棺材，而且棺材比较小，不像是成年人的棺材，赵柳看到这东西后，身子一晃差掉摔倒，连忙让下人把这东西在太阳底下烧了，烧的时候散出阵阵恶臭，待味道散尽之后，赵柳觉得自己的身子稍微轻松了一些，整个院子给人的感觉都和之前不一样了。

下午的时候，赵柳按照白衣老头所说的沐浴更衣，晚上的时候依旧在院子里等着白衣老头。

这一次，白衣老头来的要早一些，赵柳见到他后，连忙将自己白天的经历说了一遍，白衣老头点点头，然后正色道「赵老弟，老夫有一事要告诉你，你不必慌张，且听我慢慢道来」。然后将自己的修道之事告诉了赵柳。

赵柳听完后大惊失色，问，「敢问前辈所修何道？」，「斤车大道」，斤车二字合起来即为一「斩」字，斩己以助人，是为斤车大道。

赵柳说「那前辈所说的『药』？」

「不错，那药正是老夫的心」。

赵柳一阵犹豫，等到他神色稍缓后，白衣老头说到，「赵老弟，老夫绝不勉强你，这事做与不做完全看你自己的选择」，赵柳略一沉思，点了点头。

白衣老头给了他一粒药丹，赵柳服下后很快就睡了过去。老头解开赵柳胸前的衣服后，从自己怀中掏出一把刻有上古花纹的匕首，找准位置，刺入赵柳心口，取出其心，果然色全黑，臭不可闻，老头将其丢至一旁。然后将匕首刺入自己的胸口，取出自己的心，送入赵柳胸口内，最后在赵柳和自己胸口各自撒了一些药粉，片刻后，二人胸口均看不出痕迹。

白衣老头做完这些后，赵柳还在昏睡，老头将其送入房中，回到院中后，空中传来滚滚雷声。最后一次雷劫要来了。

一共三道雷劫，一道比一道大，前两道雷劫白衣老头没费多少力气就接了下来，等到第三道雷劫的时候，白衣老头神色严谨，调动起毕生的修为，整个人隐隐发出金光，身上好像罩了一层金黄色的罩子，雷声已经越来越大，最后一道雷劫马上就要劈下，突然从白衣老头背后的地面下射出一道白光，将他的罩子瞬间刺透。

赵柳没有告诉表弟今晚的事情，而表弟也没有告诉赵柳自己求了一位高僧的符来，偷偷地埋在了花园地下。

这道符并不是驱鬼符，而是镇天符，任何有反天理的行为都会被镇压住。

白衣老头前两次渡劫的时候，没有动用多少法力，因此没有触动此符。

第三道雷劫已经到了眼前，而白衣老头的罩子被镇天符刺穿，白衣老头嘴唇发白，浑身颤抖，闭上眼睛，等待命运审判的到来。

但审判没有到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醒来的赵柳扑在了那道白光上，白衣老头的金光罩在第三道雷劫到达的那一瞬间圆了起来。

天地间一声巨响，而后乌云散去，明月当头。

渡过雷劫之后，白衣老头浑身散发出一股天地正气，当他把赵柳扶起来的时候，赵柳还以为自己见到了如来。

赵柳由于刚刚换心，而且又经过这一番折腾，冲击过大，又昏了过去。白衣老头仔细查看了赵柳一番后，发现并无大碍，于是将其再次送回屋中，自己急急奔回炼丹房。

三日后，有位上山砍柴的柴童说，他看到了一束白光从地面直射天上，一会就不见了，他跑过去一看，地面上只剩下几根白色的毛发。身边的大人都说他这是在为自己砍柴少找的理由。

换了心后，赵柳才思敏捷，写诗作文远超常人。

赵柳后来去汤溪赶考，果然一举中第。在汤溪做县官的时候，赵柳曾经碰到过一位游历各地的道士，赵柳和其说起白衣老头的事情，道士说，那老头也许是南山顽石所化，是女娲补天时所剩下的。